导　论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涌现了一个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强烈的“文化还乡”情感取向的作家群体——豫西南小盆地中的南阳作家群。二月河是其中格外耀眼独特的人物。二月河原籍山西昔阳县，幼年随父母来到南阳，迄今已近 50个春秋。尽管其间有 10年军旅生涯，但南阳早就成了他时时牵挂的家。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南阳作家共有的文化追求和精神特征。但是，二月河又有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经历：他出身军人家庭，父母都在南阳城内工作，这种生活环境又异于大多为农家子弟的“宛军”同行。当南阳盆地形成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时，其他作家都从“故乡”淘金，开始“文化怀乡”的精神跋涉时，二月河则走进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清帝系列”小说创作。

二月河对历史、文学有天生的爱好。中学时曾有老师讥讽他学不好数理化没有出息，二月河至今对老师的片面批评愤愤不平。入伍 10年,他又饱览《二十四史》,广涉哲学、文学著作,甚或历代碑文、清人笔记、野史杂闻，都进入他的阅读范围。1978年转业回南阳，在原市委宣传部工作。适逢中国开始思想解放，丰富知识的积累发酵，促使他要寻找一个抒发的突破口。二月河先从《红楼梦》研究入手,前后写出 17万字的红学论文。《红楼梦》与清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历史的密切关系，又把他引入“清帝系列”小说创作。1985 年《康熙大帝》第一卷横空出世，轰动文坛，人们对这位此前连一篇小说都未发表过的南阳作家惊叹不已，誉之“文坛怪杰”。回望来路，看“怪”不怪，二月河选择历史小说创作，实为必然，因为他同样实现了自己“文化还乡”的情感追求，走进了自己一直向往的历史与文学的“精神家园”。我们不知二月河对历史的钟情是否受到南阳这块曾有“帝乡”、“南都”之称、蕴蓄着丰富历史文化宝藏的圣地的熏染，反正小说中时时有南阳俚语方言的流露，更有评论家论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的写成也许特别是得力于南阳的自然历史文化化育的人文氛围，得力于有包藏宇宙吞并天地肯于周密谋划善于深长思考的卧龙精神的滋养”①。从这点上讲，二月河是南阳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交融而养育出来的。但他更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素养和艺术追求，其“清帝系列”小说在当代文坛 上不同凡响，以其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显示了作家的非凡实力，创造了历史小说的新气象，成为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一道文学风景线。

其实，当二月河开始他的“清帝系列”小说创作的时候，中国文坛正涌动一股“文学寻根”的文化热潮。虽然，二月河的小说不能归入“寻根”之列，可他要在作品中灌注爱国热情和弘扬华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却在客观上回应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文化热”，从而把自己的历史小说之根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此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尽管中国文坛上小说新潮迭起，气象万千，诸如“新体验”、“新写实”、“新历史主义”、“新现实主义”、“个人化写作”等等，但二月河不为所动，心无旁骛地走自己确定的创作道路。经十几年心血浇灌，构筑起当代历史小说天地中属于自己的独特精神家园，其“清帝系列”小

①孙荪：《故乡的诱惑》，《莽原》 1995 年第 4 期

说皇皇十三卷，洋洋五百万显示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赢得了海内外读者广泛赞誉，不仅在国内好评如潮、屡次获奖，而且还被列入“二十世纪亚洲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百部优秀文学作品”排行榜，荣获“美国中国书刊、音像制品展览会——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二月河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性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具有发人深思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我们的研究，就是从这一角度切入，试图以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分三部分对二月河及其历史小说创作进行以下的阐释：

一、精神苦旅 二月河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这一部分重在解读“文坛怪杰”二月河精神历程的文化育成。二月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一走上文坛，就向重大历史题材冲击，选择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百年盛世”，塑造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帝典型及围绕他们的上上下下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形象，而且发奋十余年，一气呵成。这么巨大的工程，这么恢弘的气势，作家没有丰厚的知识积累，没有非凡的艺术魄力和才情，是担当不起的。我们不能不对二月河刮目相看，不能不承认其“清帝系列”在当代文坛，尤其是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的特殊价值，称赞他不同凡响的大手笔。由此，也不由使人想到，敢于问鼎清帝、创作如此鸿篇巨制的二月河，是否尽得帝乡南阳汉文化之精义，胸中也涌动着中兴汉室的一代明君——光武刘秀的帝王之气，满蕴着千古人龙、一代名相诸葛亮之文韬武略和治国精神？

二月河曾被称为文坛“黑马”，《康熙大帝》问世之前连“豆腐块大的小说也没发表过”，这和一般作家的成名是不一样的。探

寻二月河走向“清帝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生经历的曲折、《红楼梦》研究的学养、家庭环境的影响、个人心理品质的积淀和为人处世的爱心，尤其是人生欲望缺失的心理体验之于文学创作的驱动力，都是铸就其文学辉煌的必然因由，也可以由此看到已将自己的一切化入了文本之中的作家自我。

二、文本阐释：二月河历史小说的文化意蕴

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部分，也是二月河历史小说本土性特征最集中的表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无可回避的趋势，面对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文学传统受到严峻挑战，也发生了某些蜕变，如文学功能向娱乐的转移，语言艺术向图像艺术的滑行，文学向大众文化的靠拢等。当然，文学传统绝不会消亡，语言艺术所能满足的人类精神需求的品味是电子媒介永远无法替代的。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并存是文化发展充满活力、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文学亦然，从18世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口号，到今天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那些具有艺术魅力、能够在文坛上产生积极影响的作品，无一不是以自己鲜明独特的文化个性而存在的。正如乐黛云教授在论及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发展时所说的：“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欣赏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像与个人言说。伟大作品在被创造时，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筑起自身的文化壁垒，在被欣赏时，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而撤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①]二月河深谙其味，他正是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史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的人生感悟，去审视、谛听康、雍、乾

① 乐黛云：《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盛世这段历史，去塑造并展示活跃于这特定时空里的各色人等及内心魂灵，再现中国传统文化浩然无际的伟大。

因此，我们在进行文本阐释时，首先解读作者如何以诗家视野观照历史，阐述二月河对清代“百年盛世”进行文学言说的机智与才识，从而见出二月河继承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整合与创新能力，寻绎他扬长避短、推陈出新的开拓之路。

其次是解读二月河历史小说文本的审美建构，阐释其历史小说创作冲破传统的“诗与史”两难选择的困境，走向两者较为完美融合统一的契合点——雅俗共赏的审美机制，进而见出其小说在处理历史事实与艺术想像、现实理性与审美虚构等艺术创造方面的独特价值。

再就是文本意蕴阐释，揭示二月河历史小说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二月河历史小说文化阐释的重点。这一部分，旨在探讨二月河历史小说对“康乾盛世”百年历史进行文化透视的诗家史识，探寻作品中性格各异的众多人物形象所包蕴的传统文化情愫。人物是文化哺育和承传的载体，二月河在以文化的视角和诗人的悟性观照清代百年盛世，艺术地再现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内满、汉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时，主要是借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的。作家在谈到《康熙大帝》一书的定名时，首先肯定清王朝之所以能在和平统治的260余年间，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顶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缘故就是满族人太谦虚、太善于学习”①。因此，其《康熙大帝》在展示这位杰出的满族人的文治武功时，着意强化了这位修筑“文长城”的一代天骄的强健文化人格。康熙以下，清帝贵胄、皇亲国戚、辅宰名相、文人学士、僧侣道长、诤臣侠士、贪官污吏、平民百姓。正是各色人物间复杂关系的纵横交错，才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斑斓多姿：

①二月河：《散文五题》，《中国作家》2002年第3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书五经、佛道禅儒、刑狱法典、礼仪乐律、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药理茶道、阴阳八卦……再加上小说对人物活动环境的真实描绘，更直接展现出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宫廷建筑、官府衙门、庙观古刹、勾栏瓦肆、酒楼茶社、当铺商行、歌楼妓院、市井乡野、客旅古渡以及名山大川、异域风情等等，这一切无不包蕴着人类文明的结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就是清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二月河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他写历史小说不是“戏说”,也不做演义,而要‘为古人画像,让今人照镜子”。其实,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就是要在自己的小说中灌注更深厚的哲理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月河的清帝历史小说就是去发现如昆德拉所言的，“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即人的“具体存在”、人的“生命世界”[①]。因此，他对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已不是停留在既成之物的历史本身，而是要发掘体现在这一历史维度中的人的“存在”的哲理蕴含。大致说来，二月河小说中的哲理意味主要体现在对“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事物发展规律的揭示、实践理性精神的肯定和怜惜青春爱情、关爱生命的悲剧意识等。这一切，都向读者提供了安身立命、善待生命的生动教益。正像作家自言：“我只是真实地描绘当时的社会”，“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很残忍的东西，封建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的很虚伪的东西拿出来给读者，使他们能从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各个阶层看了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那对社会就是一种贡献。我的用心是善良的。’[②]所以,他反复表示：自己的创作要对广大读者负责！在商潮滚滚的现实条件下，二月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确实令人敬佩。

①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4 页。
② 白万献、张书恒：《南阳当代作家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三、文本意义：留给文坛的艺术启示

这一部分，主要阐释文本提供的艺术参照价值，论述二月河历史小说之于当代文坛，尤其是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所具有的启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审美品格的确立适应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历史小说创作时时困扰作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因为，读者接受的期待视野尽管不一，但对历史小说“历史”意味的理解与感悟却是共有的期待。同时，章回体的继承与创新，也更适宜于历史文化意味的传达，因为文学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则的话语系统，按照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观点，语言形式本身就包蕴着特定的意义。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能赢得广大的读者，能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就是有力的证明。为了达到这种统一，作家从文学的审美本性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时代精神观照历史，在不违背大的历史事实的原则下，以人物性格的刻画为中心，着力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精神追求，由此决定生活细节的取舍与虚构、人物关系的建立和转换、故事情节的构思与安排。所以，读二月河的小说，不仅可以了解到清王朝“百年盛世”的历史变迁和世态人情，获得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更能认识以三个清帝为代表的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从而获得审美的满足。二是本土性文化意蕴的寄寓之于历史小说叙事语境的启示。二月河小说的本土性特色是在其地域文化个性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共性的有机融合中显现出来的，是从作家对民间蕴藏的丰富民俗文化的自觉发掘中显现的。三是狂欢化叙事之于历史小说通俗化写作的特殊意义。四是历史叙事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与调度，为历史小说的叙事机制提供的借鉴。总之，二月河

的“清帝系列”为历史小说创作找到了一条新思路，提供了一种新范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被更多的人看重。

当然，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也存在着瑕不掩瑜的缺陷。某些情节、场面、细节描绘尚需提炼，个别地方语言显得粗俗，对大众审美的一味迎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诗性品位。三个清帝越写越长，这也未必是艺术匠心独运的表征。凡此种种，我们也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给予评论，以期对二月河及其历史小说创作做出较全面的阐释。

上　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精神苦旅：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大凡成功的作家，都是从最初的短篇小说或散文、诗歌起步的，但二月河却不同。他一步入文坛，就写出了长篇巨制《康熙大帝》，而此前他连“豆腐块”大的文学作品都未发表过。而当他的《雍正皇帝》横空出世，引起京华轰动时，人们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在中国作协组织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上，著名文学评论家丁临一指出：“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一部五十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好作品。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很慎重、很负责任地说的。感受最深的是：第一，作家对封建制度的把握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它是中国宫廷政治的百科全书，作品对封建王朝的虚伪性、残酷性的描述，比任何一本小说都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形象得多。其次是作家非凡的驾驭历史的能力。在整个谋篇布局上，在情节的安排上，可和金庸相比。在刻画人物方面吸收了《红楼梦》的精华。而在创作方式和写作方法上则继承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特点又加入了现代手法，我们只有在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名著时才会有同样的感觉。”① 这虽是见仁见智之言，却也大致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二月河“清帝系列”的整体风貌。然而，由于二月河长期以来的隐居式写作，使他和他的作品并没有在文坛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当二月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三

① 宋寅：《二月河〈月昏五鼓〉预告帝制终结》，《文汇报》(香港)1998 年 10 月 13 日。

部十三卷的皇皇巨著“清帝系列”横空出世的时候，人们（包括评论界）用陌生、甚至怀疑的眼光注视他，一些评论家和媒体冠其以“文坛怪杰”“文坛黑马”的称号。面对他那颇具神秘色彩的写作生涯，读者大众更是对“二月河”充满了崇敬、惊叹之情。因此，解读二月河这一“文坛怪杰”，探寻其走向历史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回望他精神跋涉的心路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揭开罩在他及其“清帝系列”小说上的那层神秘的面纱，显出这位“怪杰”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解读和领悟“清帝系列”小说的文化意蕴，揭示其小说创作之于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坛的启示意义。

一、黄河之子：二月河坚毅性格的家源与历练

文学创作是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艰辛疲劳的精神跋涉历程，它不仅要求作家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化知识和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也需要有吃苦耐劳、执著坚毅的性格。尤其像二月河这样的作家，40岁以前连个豆腐块、火柴盒大的小说也没发表过，一旦走进“清帝系列”，埋头十年，一口气写出十三卷大书，如果没有耐得住寂寞而又执著坚毅的性格，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因此，他把自己的创作历程，比作自带干粮自带水，寂寞而空寥地穿越沙漠的远行。如今，这匹穿越沙漠的“骆驼”已经成功了，可二月河的“骆驼”性格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南李家庄。凌解放出生的时候，正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一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光复全国的日子。此时，国共两军在山西的上党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后以阎锡山为首的军队的失败而告终，当时，任中共昔阳县委委员、县武委会主任的乃父凌尔文正在县里开会，家里人来向他报喜，正在参加县委会的委员们七嘴八舌地给他取了这个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名字：凌解

放。凌解放的祖父一辈兄弟四人中,出了一个举人,一个廪生,一个秀才。他的亲祖父凌从古虽也读过不少书，却没有取得过功名，但聪敏过人的他自恃才高,学会了看矿苗、探矿脉,自办小煤窑,所以家境相当富裕殷实。尽管如此，当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时，开明正直的凌从古毅然于 1937 年将大儿子凌尔寿送到部队参加抗战，凌尔寿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督学， 1942 年牺牲在河北省武安县白草坪村。1938 年凌从古的二儿子凌尔文也参加了抗日武装。凌解放的母亲马翠兰出生在离南李家庄不远的一个叫王家庄的马氏中等人家里，同自己的父亲一样，母亲在 1944 年就参加了革命。1945 年时是区妇联主任，后改任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县公安局副局长、县法院院长等职。这是一位跟随部队转战南北、骑马打枪、出生入死、练就一身男人都少有的作战本领的极具个性的巾帼豪杰。凌解放曾回忆道：“她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却写得一手漂亮字,写的文章亦充满激情,很有文采,在她身上,我几乎没有发现女性的温柔；她抽烟、喝酒，她的脾气出奇的怪，动不动爱发火，爱吼,我对她极其惧怕,怕到唯命是从的地步。”①

凌解放自认为是黄河的儿子。由于父母亲工作的需要，两岁时他便离开了山西，跟随辗转于黄河两岸剿匪、打游击的父母，自小对黄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 1985 年他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初政》付梓出版时，他的眼前浮现出了那条落日映照的二月黄河。他回忆道“:二月河的笔名,其来由是,我小时候在黄河边上，三门峡、陕县那个地方有个太阳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太阳落下来，整个黄河面上，整个邙山呈现一派非常壮观的玫瑰紫色，太阳在黄河里泡着，满河都是淌动着的黄金。以后，又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景致，但从没有像这个地方那样感动过我。黄河到二月冰开，河中冰块像万马奔腾，非常壮观。二月河就特指黄河，我曾说

①二月河：《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过,将来我死了以后,最好把我扔到黄河里去。”[①]怀着对黄河的挚爱与崇敬，凌解放选择了“二月河”这个很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其实，在这个优美名字的背后，还蕴含着凌解放的一份自负与自信。在他看来，有《夺宫初政》这么一个新的开端，自己的创作态势一定会像冰凌开化了的二月黄河那样（二月河本姓凌，凌解放即此谓也）波涛滚滚，奔腾不息。它预示了二月河一个创作汛期的到来。

然而，正如天才并不都是天生的那样，童年时代的二月河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天赋，而是一个被老师骂作“饭桶”的坏学生。如他所言“:我七岁上学,转学十余次,留级两三回,经数十位贤明老师，功课一直中下，以为‘不堪造就’者有之，以为‘朽木不可雕者’有之,以为‘废物’者亦不乏其人。”[②]在长年飘泊无定的迁徙生活中，二月河跟随父母先后辗转于河南的陕州、栾川、洛阳、邓县、南阳等地。由于父母工作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关心他，使他养成了任性、贪玩的个性。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下课了也不复习功课，逃学倒成了他的日常课，作业写得潦潦草草、丢三落四，字写得缺胳膊少腿，一点儿不按汉字的书写规范去写。时至今日他的手稿还是让编辑、校对和印刷厂的同志头痛。老师恨铁不成钢，就训斥他,骂他是“饭桶”、“废物”、“垃圾”。只有这时他才收敛起那天不管、地不束的性格，低着头任老师训骂。事过之后，他就又恢复了那种“嬉笑任人骂，我行我素而已”的常态。当然，在二月河的成长过程中，对他的性格形成影响最大的还数他的母亲马翠兰。作为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马翠兰是那种“几个年轻警察在说笑，有人说一声：‘马局长来了。’众人立刻变得一脸庄重肃穆；串成蚱蜢串儿似的犯人们在太阳下晒暖，见她过来，会抖动着腿哈腰低头站起来，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的令人

① 二月河：《我是太阳渡的孩子》，《河南经济日报》1995年3月4日。
② 二月河：《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尊敬又骇怕的公安战士[①]作为母亲,她却不是那倚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那种“为因我逃学不肯受调教，为因我诸门功课成绩‘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失声嚎叫，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②]的做事认真、性格刚烈的母亲。在二月河的眼中，母亲具有一种大漠孤雁似的苍凉雄浑的气质，但也有唯有儿子才能感受到的细腻温润的母爱之情。每次因不受管教逃学而挨打时，打的部位永远只在屁股上。偶尔过节改善生活，母亲总把第一碗盛给他吃。1960 年生活困难时，只要家里有一点细粮，总是留给兄妹几个。母亲是伟大的，母亲是神圣的，母亲是铸就他生命和性格的第一人。

二月河是在母亲病逝 20 多年后开始文学创作的。在穿越自己精神“沙漠”的历程中，他靠的就是秉承母亲的那种耐苦坚毅的性格。盛暑天里蚊叮虫咬，他两腿插在冷水桶里，用毛巾扎了胳膊防止汗水浸湿稿纸，疲乏到极处时，用香烟头炙手腕以清醒神志。艰辛的写作累得他一头黑发全脱落了，长出不久，又开始一片一片脱落。人们听后,无不为之震惊。二月河则平静而深情地解释：“我耐苦坚毅的性格，完全来自母亲地地道道的家教。”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20 世纪 60 年代随父亲回老家时，还在劳作的磨房里，看到石砌的墙上她用炭条练写的字。这宛然的字迹，尽管记下的只是“牛”“马”“人”“手”,但对一个从未上过学的女性来说,日后能留下字迹端庄秀丽、文笔生动有趣的笔记、日记，它却分明记下她的意志和品格。因此，二月河对母亲怀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每年的清明节，他总要到母亲的墓前静坐半天，他总感到母亲从没有离开过自己，始终在注视着他、跟随着他，连自己弃仕途而从文的成就，也来自母亲的伟大的力量和丰厚赐予。

①二月河：《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②二月河：《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1958年，具有了坚毅性格和独立生活能力的二月河在他13岁时随父母来到人杰地灵、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古城南阳落户。有一段时间，他独自留在离南阳百里之外的邓县（今邓州市），住在同学家里，有时暑假也不回家，和同学一块儿到河里摸鱼、抓螃蟹，到田野里捉屎壳郎烧了吃。那是他的天性最放纵的一段时光。但自高中时开始，二月河逐渐显示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王子与贫儿》、《汤姆·索亚历险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优秀的中外古典名著占据了他课余的大部分时间，他甚至幻想着等高中毕业能到大学的中文系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当1966年高中毕业时，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上大学的梦彻底破灭了。这时，丧母不久的二月河，家也被连抄了三次，家中藏书被洗劫一空。他被迫星夜逃到河北邯郸姑姑家躲藏。和他十分要好的一位高中女同学也没有逃过这场劫难，等从姑姑家回来，这位女同学全家都搬走了，这对于刚刚萌发恋情的二月河是个不小的打击。

在遭受了国变、家变和情变三重打击之后，1968年，23岁的二月河穿上军装走人了军营。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年轻的二月河经历了人生最艰苦的磨炼。他所在部队属总后工程兵，挖煤、盖房子、修公路、筑河堤、打坑道，基本上从事的是很艰苦的地下作业，而且，他在坑道干活漏水被淹过，在井下掏煤被电击过，房屋倒塌被压住过，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过，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还出过车祸……艰苦的劳动使他落下了气管炎、风湿病。终于，他的文学天赋得到了发挥，他在新闻报道和宣传方面的才能很快便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由战士而宣传干事、副指导员。然而从内心来讲，他最愿意干的还是读书、做学问、写文章，他慨叹自己"路走对了，门选错了"，精神上很痛苦。1978年，从军10年的二月河转业到原南阳市委宣传部，做了一名宣传干事。

多少年后，当被问起自己何以"张空拳于战文之场"，成为"文坛怪杰"的秘笈时，二月河说："我原来并没有搞创作当作家

的打算，但我这个人喜欢读书，实际上我的自学生涯是从部队开始的，读书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高度的精神饥饿。”[①]由于做宣传工作相当出色，二月河不久便被调到了团宣传股，这里有个图书室，给他提供了很多读书的机会。1969年部队从太原调拨到辽宁凌源县，领导决定将图书室的书堆到篮球场全部烧掉，担任烧书任务的二月河就从书堆中拣了《辞海》、《辞源》、《莱蒙托夫诗集》、《宋元学案》之类的书打到背包里。在那个缺乏女性温柔的绿色军营里，这些书籍便成了他生活的良师益友、精神的慰藉与他相伴了十年。他说：“我在部队的十年基本上把《二十四史》读完了，其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续唐书》，还有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些哲学著作，包括被学术界称作‘黑老虎’的历代碑文。可以说我掌握了相当多的原始资料，这些积累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是那个时代造成的。”[②]因此，当谈及“文坛怪杰”的由来时，他说：“我在四十岁以前连个豆腐块、火柴盒大的小说也没有发过，所以人们对我的出现都感到突然，但我自己知道这有它的必然性，我即便不会在这方面冒尖，也会在其他方面冒尖的。”[③]

认识了二月河，我们就不难初步看出他走向历史小说创作，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某些心理准备。一是吃苦耐劳、坚毅执着的性格，这来自家源，尤其是母亲的赐予，也得助于他那一段曲折而艰难的人生经历，得助于“国变”“家难”的坎坷人生的砥砺。而这样的性格品质，正是每一位成功的作家成年累月伏案“爬格子”、绞尽脑汁、呕心沥血所必备的。二是他感悟人生、钟情历史的嗜书兴趣，这是他日后从事“清帝系列”小说创作所必备的文史知识积累。二月河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每一个读书阶段都比别人多上了一年

①二月河：《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白万献、张书恒：《二月河创作座谈会纪实》，《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
③白万献、张书恒：《二月河创作座谈会纪实》，《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

学，原因是数理化等课程成绩不佳。但他却具有一种天生的感悟人生的才情，从小学起就喜爱文学和历史，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特别是经历了“国变”“家难”,走出校门真正步入社会以后,对人生的感悟加深，更倾心于文学和历史著作的研读。这为他日后穿越自己的“沙漠”储存了充足的给养。

二、创作机缘 红学研究的引发和转向

读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大都可以感受到其中浸润着《红楼梦》的艺术灵气。且不说其语言表达得益于曹雪芹的影响，在回目名称的概括编排、场景人物的细节描写和诗词歌赋联文猜谜及传说、笑话的大量引入等方面,能看到《红楼梦》的痕迹,而且就《康熙大帝》中魏东亭的身世及经历的铺设、《乾隆皇帝》中对曹雪芹其人其事的描绘，以及作品意蕴中对青春、爱情的关怀和人生哲理的揭示，也可以看出二月河对《红楼梦》的钟情，对曹雪芹及其作品研究的深厚。一句话，二月河的创作得助于他对《红楼梦》的借鉴和红学研究的积累。

其实，当我们追溯二月河走向“清帝系列”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红楼梦》早已化入他酝酿文学之梦的深层意识之中。从最初对《红楼梦》阅读的喜欢，到朦朦胧胧的思考理解，再到红学论文真知灼见的发表，进而转向“清帝系列”小说的创作，这是二月河内心一个永远的《红楼梦》情结。如果没有红学研究这一机缘，二月河的文学创作之路可能不会首先走向“清帝系列”如果没有《红楼梦》的艺术积淀,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也许会写成一般通俗的历史演义，而缺乏作家人生感悟的哲理意蕴寄寓的较高审美品位。

二月河多次自言，在他读过的中外小说中喜欢读和重点读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